

文章编号: 1673-047X(2009)-05-008-03

昆剧传习所今昔之思考

冯 芸, 谢凌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 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民间组织自发研习与传承昆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中尤以成立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苏州昆剧传习所对昆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的贡献最为卓著。

关键词: 昆剧传习所; 昆曲传承

中图分类号: J617

文献标识码: A

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民间各种组织自发研习与传承昆曲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道光二十六年(1846), 戏曲家姚燮在《过方河里忆旧时曲社》诗中, 有“小红庭院黄华局”, “泥听清歌遂久淹”的诗句, 描述的就是民间集会唱曲活动。这种活跃在民间的自发进行研习与传承昆曲的活动, 对昆曲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其中, 以成立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苏州昆剧传习所贡献最为卓著。

1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

1.1 昆剧传习所创办前夜

清末民初之际, 我国众多剧种处于蓬勃发展状态。据北京师范大学郭英德在《明清传奇史》中统计, 到 1982 年, 全国各地共有戏曲剧种 317 种, 形成于清道光年间至清末的剧种仅可考者即有 121 种, 约占戏曲剧种总数的 38.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曾经风靡中国南北方的昆曲却处境艰难, 只在苏州、常州一带犹尚昆剧^[1], 故昆剧演员尚能在城隍庙演剧, 勉强度日。

昆曲落到如此衰落地步, 人们多认为是受了京剧的冲击, 因为“大抵常人之情, 喜热闹而恶静穆”。于是, 观众抛弃静穆的昆剧, “管事亦以昆剧之不能迎合事机也, 常视等赘疣”^[2], 昆剧演员也舍弃了“冷场剧”。观众追捧京剧, 排斥昆曲, 昆曲几无立足之地。与此同时, 昆曲还受到各种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据“传字辈”艺人回忆, 1929 年他们进入上海大世界演出时, “里面花样很多, 进门是一排哈哈镜, 还有一些动物, 如狮子、老虎、豹等……但买票进来的市民群众则很少有人会想着来听一场昆曲”^[3]。其时各地的昆班几乎消失, 演出活动几乎绝迹。苏州仅存的纯粹昆班——全福班业已散班, 许多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年届衰迈, 生活窘迫。

1.2 传习所的创办与冠名

昆班散失, 昆剧演员也是青黄不接, “旧时老伶工凋亡殆尽, 继起者寥寥无几”^[4]。昆曲面临着京剧、新兴娱乐等的挑战, 可说是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然而, 此时也有一批热爱昆曲、关心昆曲命运的有识之士逆流而行, 积极筹划振兴昆曲, 力挽危局。这就是当时世人不屑一顾的、却成就昆剧发展史上浓重一笔的苏州昆剧传习所。

1921 年秋, 苏州和上海两地曲家张紫东、徐镜清、孙咏雱、贝晋眉、潘震霄、徐凌云、汪鼎丞、穆藕初、张石如、谢绳祖等人, 鉴于全福班老伶工年老力衰、后继无人的状况, 遂发起创办昆剧科班, 招收学员, 策划在苏州以昆剧保存社名义培养昆曲继承人事宜, 倡议集资一千元开班。所址设在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内。一年后由实业家穆藕初提供全额经费。

对于传习所的冠名, 争议颇多。有称之为“昆剧传习所”, 也有称之为“昆曲传习所”。本文赞同著名戏剧家吴新雷的考证结果: 1921 年 8 月传习所正式成立时, 请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写“昆曲传习所”班牌。1922 年 2 月穆藕初接办后, 请俞粟庐重新题写了班牌“昆剧传习所”, 以后由此定名。

1.3 传习所的管理

(1) 经费来源。昆剧传习所的办所经费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 1921 年 8 月, 由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发起人合资一千元, 作为开班经费。其二, 1922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 以“昆剧保存社”名义在上海夏令配克戏院(今新华电影院原址)举行“江浙名人会串”三场, 净得券资八千余元。其三, 穆藕初个人承担该所每月约六百元的开支。

(2) 学员、教师及课程设置。传习所学员的年龄在 9 至 15 岁左右, 都是来自贫苦家庭的子弟、全福班艺人后代以及在上海流落的孤儿。

传习所的业务教师有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彩金、尤彩云等。1926 年, 又聘请了两位全福班的老艺人陆寿卿、施桂林。

收稿日期: 2009-06-19

作者简介: 冯 芸(1953-), 女,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理论、音乐教育。

基金项目: 江苏省文化科研项目(项目编号: 09YB14)。

他们功底深厚, 管教认真。学员除了学习打拳, 还要学会吹笛, 因此练就了从背本、识谱到唱曲、吹笛的基本功, 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

此外, 传习所还开设了古文、声韵学及武术等课程。倪传钺回忆道: “对古文有较高水平的傅子衡先生, 教我们读书、写字, 使我们得益匪浅, 终生受用……穆先生介绍了一位武术老师, 叫邢福海, 河南人。他教我们打拳练腰腿、刀枪把子。”传习所学员不仅学习表演, 也兼学文化与武术, 可说是全面发展。传习所的学习经历让他们记忆深刻, 即使到了八九十岁, “随便说出什么戏, 不用剧本, 开口就唱、就念”。

1.4 传习所的活动

传习所规定学员在学习三年之后要有两年的帮师之旅, 即实习帮演两年。

(1) 首次亮相。传习所学员首次亮相在 1924 年 1 月 2 日上海徐凌云寓所徐园内, 是作为汇报学艺成绩性质的内部试演。

(2) 首次公演。传习所学员首次公演的时间是 1924 年 5 月 23 日至 25 日, 地点在上海广西路笑舞台剧场。首演反响很好, 当时的《申报》称他们为“剧界之模范, 艺术之曙光”。

(3) 乱世中的挣扎。1924 年 9 月江浙齐卢战事爆发, 时世动乱, 传习所演出失利。1925 年夏, 昆剧传习所学员在杭州公演, 卖座很差, 连返程路费都没着落, 最后还是穆藕初汇款解了围。1923 年起, 穆藕初的企业渐渐败落。到了 1927 年, 穆藕初无力再支持下去, 传习所失去了经费来源。后由严惠宇、陶希泉接手。于同年 12 月 13 日正式改组成“新乐府”昆班。自此, 传习所学员开始了舞台生活。

1.5 “薪尽火传”的“传”字辈

(1) 新乐府。传习所学员结业后, 先由曲家严惠宇、陶希泉出资于上海笑舞台成立“新乐府”昆班。但实行的月包银制导致矛盾激化, 终于 1930 年 6 月 2 日在苏州中央大戏院演完最后一场戏, “新乐府”遂告散。

(2) 仙霓社。1930 年 10 月 1 日, 由部分传习所学员倪传钺、周传瑛、刘传衡、赵传钧(后改珪)、施传镇、王传淞、华传浩、姚传芳、张传芳、顾传澜及郑传鉴 11 人发起并凑股, 改组“新乐府”, 置办衣箱, 建成了集体经营性质的昆班, 即“仙霓社”。

与旧式昆班不同, “仙霓社”不设班主, 民主推选倪传钺、郑传鉴主持社务, 顾传澜负责“值戏码”。参加成员 30 余人, 演出收入均摊。“此时, 名小生顾传玠已弃伶就学, 名丑姚传渭亦改搭京班, 阵容比前略逊, 然冠生赵传珪声誉鹊起, 后来居上; 丑角华传浩亦能独挑大梁。因此, 全班阵容仍不失行当齐全, 实力雄厚。”^[5]“仙霓社”先后在上海大世界、新世界、大新公司、小世界、大千世界、福安公司等游乐场演出, 也去外码头演出, 总之生意都接。

但是, “国在难中”, 戏剧“势不能独免于海浪惊涛以外”。1937 年至 1941 年间, “传”字辈时散时聚, 租借行头竭力演出。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帝军队到处横行, 真爱昆曲的都很艰难, 假爱昆曲的都逃走了。唱昆剧的死的死了, 活着的也像孤魂似地飘荡”。“活勿落去个哉! (活不下去啦)”^[6]终于 1942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在东方第二书场公演三场后, “仙霓社”告散。

(3) “传”字辈的影响及遗产。“传”字辈的艺名是王慕诒(上海虞春曲社曲友)应穆藕初之请所取。他在学员名字中间嵌上“传”字, 意将昆剧代代继承下去。首字为姓, 以最后一字部首区分行当。生行用玉字旁, 如顾传玠等 8 人; 旦行用草字头, 如朱传茗、张传芳等 12 人; 净、末用金字旁, 如沈传钺、邵传镛、郑传鉴、倪传钺等 15 人; 而副、丑两行用水字旁, 如王传淞、顾传澜等 9 人。

传习所从成立之初至解散共收约 70 名学员, 据统计, 几经淘汰后取得“传”字辈艺名者共 44 人。遗憾的是, “传”字辈学员中有 14 名在二三十岁时就去世了, 加之转业、改唱京剧及犯班规被开除的, 到上个世纪 40 年代, 共损失了 21 名“传”字辈演员。其余二十余位“传”字辈演员始终守护着昆曲, 或从事演员工作或教师职业。

解放初期的昆剧演出仍是冷冷清清。直到 1956 年浙江苏昆剧团改编《十五贯》晋京演出,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全国掀起了学习《十五贯》的热潮。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等剧团相继成立。“传”字辈被重新集合起来, 大部分到戏曲学校任教, 培养了大批年轻演员, 后来的“继”、“弘”、“扬”字辈部分演员都曾得“传”字辈亲授。

“传”字辈是昆曲延续至今的功臣, 他们不仅为昆剧培养了大量优秀演员, 还留下唱片、作品等宝贵遗产, 其中影像资料有沈传芷的唱片《养子》、《认子》与小生戏《辞朝》、《拾画》、《传芷身段谱》; 图像资料有沈传钺为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绘制的昆剧脸谱 70 余幅, 倪传钺手绘《昆剧传习所旧址图》; 文字资料有华传浩的《我演昆丑》, 王传淞口述回忆录《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 王传淞口述、沈祖安与王德良整理《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 周传瑛口述、洛地整理《昆剧生涯六十年》等, 以及郑传鉴口述, 唐葆祥、朱建明采访, 朱建明录音的《昆剧传习所纪事》等, 这些都对后人认识、学习、研究昆曲及表演意义重大。

2 重建后的传习所

文革期间, 昆曲演出停止。到了“文革”结束后的 1981 年, 藉昆剧传习所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契机, 昆剧活动再次活跃起来。1981 年 11 月 1 日至 9 日昆剧界人士聚会苏州, 共同倡议重建昆剧传习所事宜。1982 年 3 月昆剧传习所正式重建, 由苏州市文联主持, 所址设在苏州高长桥江苏省苏昆剧团内, 后迁至苏州市阔家头巷 26 号沈德潜故居, 顾笃璜任所长。牌名“苏州昆剧传习所”, 系吴郡范敬宣所题。传习所的老师一般为临时聘请的, 如在 1982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15 日的填词谱曲学习班, 聘请了昆剧老曲家朱尧文、陆兼之先生任教; 1982 年至 1983 年间的永嘉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 先后聘请了永嘉昆剧老艺人杨银友、陈雪宝、陈方魁、缪立周、鼓师陈达辉等来苏任教; 1984—1985 年先后聘请了王传淞、张传芳、姚传芳、沈传钺、沈传芷等五位

老师为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青年演员举办了六期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2002年8月昆剧传习所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正式成为民办公助的教育机构。到2006年纪念昆剧传习所成立85周年时,尚有倪传钺、吕传洪两位“传”字辈演员健在。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做了大量工作,据现任所长顾笃璜介绍,重建以来,昆剧传习所主要工作如下:

(1) 举办昆剧学习班,继承昆剧传习所的历史使命。1982—1985年,面向全国昆剧界举办了包括填词谱曲、永嘉昆剧表演艺术、川剧表演艺术、“传字辈”昆剧表演艺术等共11期学习班。

(2) 与高校合作办学,探寻培养昆剧演员新路。1989—1993年,与苏州大学合作创办“汉语言文学专业(昆剧艺术班)”;2002年9月,与苏州教育学院合办昆剧专业五年制大专班,开办昆剧选修课等。2003年,根据演出实践需要,成立了“兰芽昆曲艺术实验剧团”。2007年6月,以昆曲班学生为主体,在“兰芽昆曲艺术实验剧团”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大学生自主创业、民办公助的昆剧团——苏州昆剧传习所“兰芽剧团”。该剧团在各地各场合演出,并举办培训班,积极传播昆曲。

(3) 抢救、保护、搜集、整理濒临失传的昆曲,通过文字、音频等方式保存,抢救并记录堂名,抢救昆剧锣鼓并录音,挖掘昆曲传统折子戏并录音等。

(4) 成立民间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2003年创办“苏州昆曲遗产抢救保护促进会”。

(5) 举办昆曲艺术节,参与昆剧演出与伴奏,编导《长生殿》,为昆曲爱好者开讲座上课,与中国昆曲博物馆合作恢复昆剧星期专场,辅导学生社团等。

(6) 积极推进与海内外学者、观众交流。举办“台湾青年昆曲原乡行学习班”;招待日本学生昆剧观摩团并录制;与台湾石头出版社合作,编导《长生殿》三集本,先后在台湾、北京、上海、香港、昆山、张家港、南京等地演出;与台湾中华发展基金会合办“苏州园林昆曲行”等活动。

3 昆剧传习所今昔之思考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昆剧传习所初创,其后又经历了传习所的重建,至今已过去了80余年。对昆曲发展史来说,几十年时间不算太长,可它却是昆曲发展上意义非凡的几十年。通过对昆剧传习所今昔不同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应以史为鉴,思考传习所今后的发展道路,并为当下怎样对待昆曲这类古老的文化艺术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借鉴和启示。

3.1 不同时代造就不同模式

首先,昔日的昆剧传习所创建之时,由于传习所的成立完全是个人行为,它的生存也就无法得到保障。从文化遗产保存的角度来看,个体或地方群体的传承行为在抗拒自然经济变化、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的能力非常脆弱,这也是导致其最后夭折的主要原因。而20世纪80年代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则处于昆剧活动再次活跃时期,尤其是2002年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后,正式成为了民办公助的教育机构,它的各项工作都有了进一步保障。

其次,昔日传习所几位创办人在昆曲发展处于低谷期,却具有昆曲艺术文化断绝和泯灭的危机意识,由此产生振兴昆曲的明确目的,实属了不起。据穆藕初说,他听了俞粟庐唱曲之后“始憬悟昆曲之关于国粹文化之重要”。但由于时代局限,他们的做法相对单一,只能通过培养昆曲继承人,挖掘传统剧目途径来保存昆剧。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其目的虽在延续昔日传习所保存昆曲、发展昆曲的使命,但他们培养昆剧人才的方式已不局限于“办学”的单一模式。他们不仅与当地高校合作办学、探寻培养昆剧演员新路,还面向全国举办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由于有了新科技,他们还充分利用文字、音频等方式保存、整理濒临失传的昆曲。显而易见,这些数字化保护的新方式,作为传统保护方式的辅助与补充,无疑更具有昆曲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明显优势。同时,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还以民间的、非盈利性的社会公益团体名义举办昆曲艺术节,以此扩大昆曲的影响,也可说是数字化保护形式的一种补充。此外,还积极开展推进与海内外学者、观众交流活动,让昆曲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大舞台。因此,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在传播昆曲活动、扩大昆曲影响方面,走的是举办昆剧表演艺术学习班,培养昆曲观众、爱好者、曲友,培育昆曲市场的立体复合的多重发展之路。

3.2 如何再造昔日辉煌

昆剧早期是在家班中培养演员的,正是昔日的昆剧传习所的出现,才打破了传统的跟班学戏、以演代练的培养演员的基本模式,开了近代戏曲学校之先河。尽管当时因无法受到重视而陷入自生自灭的境地,但从这些曾是贝晋眉家族舍的这十三、四间廊房里走出了让昆曲人无比骄傲的“传”字辈,顽强地延续着昆曲的生命,这几十名“传”字辈艺人,成了20世纪上半叶昆曲艺术的“国宝”。传习所为保存、发展昆剧艺术作出了“薪尽火传”的历史性贡献。

今日的昆剧传习所旧址上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曾在这里拍过曲、唱过戏的人们如今大多不在了,只剩下一缕关于曼妙昆曲和悠扬笛声的记忆可供后人缅怀。

清末民初,苏州四大昆班能演700多出折子戏,到了“传”字辈手里,共继承了600多折。而如今这600多出折子戏,常学、常演的,也只有200多折,冷门的戏没入学,能立在舞台上的折子戏越来越少。“传”字辈仅存两位,且都八九十岁了,“传”字辈的相继去世带走了许多纯正的昆曲表演,对昆曲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据说,昔日的昆剧传习所的两亩地已经以190多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文广局,将由苏州昆剧院接手改造,计划投资150万元,估计总投资需要600万元。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首先应当感到欣慰,昔日的昆剧传习所正在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然而,土地铲平可以盖起高楼,这并不难,可昆剧传习所的那些历史会不会随着改造的烟尘消失?昆剧传习所存在的意义会不会被淡忘?

需要 2 寸布票, 有的地区购买一双棉袜子也要收 2 寸布票。那时, 工厂里不用了的粗质包装布也不舍得扔掉, 往往会被人们廉价买回家做成床单或挂帘。如遇到婚嫁大事, 结婚的新人可凭结婚证领取结婚购物证, 还可以补助一定的布票, 用以购买棉胎、棉布和被面等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 17 年中, 刚刚翻身作了主人的中国人民, 在着装方面首先是体现革命精神, 追求进步表现; 其次是由于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方面的原因加之物资匮乏, 棉布和衣服等生活物资远远不能满足百姓的日常需求。因此政府提倡、百姓响应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非常盛行, 并在人们的穿着打扮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人们想出了许多节俭穿衣的办法, 如购买结实耐穿的布料, 用缝补、染色和修改等方法延长服装的穿着时间等。那时的服装以实用保暖为主, 讲究个性需求和美观时尚则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舆论的导向和南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等先进人物的表率作用, 使得穿旧衣和补丁衣被看成是艰苦朴素、思想进步的表现,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也由此形成了当时特定的审美标准。这一时期, 社会倡导的服饰是: 体现时代特点, 经济实用、朴素大方。人们对服装的要求是: 款式简洁, 色彩不艳, 省工省料, 尽可能多穿几年。

注释:

- ① 直到 30 年之后的 1984 年 11 月, 国务院才决定: “从当年 12 月起, 实行棉花、棉布等放开供应, 同时取消布票制度。”使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走向了市场经济模式。
- ② 布票的计量单位为公制和市制, 公制有公尺、公分、米、厘米等; 市制有市尺、市寸、市分等, 两类共有面额 100 多种, 常用的为公尺、市尺、寸等, 最大的面额为每张 100 米, 最小的面额为 1 厘米。

(上接第 10 页)

所幸的是, 与昆剧传习所初创时代所不同, 今天, 昆曲艺术精美的表现形式以及它所传达的文化意蕴已为人们充分认识; 作为传统文化遗存, 今天的昆曲艺术带给世界的已远远超过了一个剧种自身的娱乐功能, 以及它曾经附属的教化功能。从 1983 年起, 振兴戏曲的呼声再次响起。“振兴昆曲”的口号提出后, 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发展昆剧的政策, 文化部组织建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 中国昆剧研究会等学术研究团体也相继成立, 尤其是 2001 年 5 月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昆曲更是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 昆曲在众多剧种中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越京剧, 成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和象征。

昔日的昆剧传习所在培养演员、保存昆剧表演和传承剧目方面功绩卓绝; 重建后的昆剧传习所则在传播昆曲、扩大昆曲影响方面贡献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 “承认各社区, 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 有时是个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 “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 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 有时是个人最大限度的参与, 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7]。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和国家的投入、政府的重视, 昆曲艺术遗产的抢救、保留、传承工作及传统剧目的整理和复苏方面, 将会取得更大成就; 代表了吴语地域特色的昆曲, 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中, 社区与民众这类保护主体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昆曲艺术将生生不息。当然, 真正的生命力不仅来自行政的保护, 更多的需要在竞争中不断取得某种优势, 为此, 我们期待重建的昆剧传习所向人们呈现更多的侧面, 在继承昆剧传习所的历史使命, 连通华夏文明血脉方面, 无愧于历史重任, 再造昔日辉煌!

参 考 文 献

- [1] 朱琳. 昆曲与江南社会生活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4.
- [2] 玄郎. 剧谈 [N]. 申报, 1913-05-03.
- [3] 周传瑛. 洛地. 昆剧生涯六十年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53.
- [4] 剑秋. 昆剧衰微史 [N]. 申报, 1916-07-01.
- [5] 苏州市文化局, 苏州戏曲志编辑委员会. 苏州戏曲志 [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1998: 280.
- [6] 同 [3]: 76.
- [7] 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UNESCO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365.